

評林白版「天地一沙鷗」

張時

——兼答林佛兒先生

一月十七日才讀到林佛兒先生的「書簡」，其口齒之利，周納之巧，與不知自省的霸道，不得不借「書評書目」的寶貴篇幅來告訴林佛兒先生一些也許他還不知道的事。

關於出版書籍的年月日，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而林佛兒先生在這點小事上竟大作文章，將我的文字故意歪曲斷章，而寫出「荒唐」「不可理喻」「雙重人格」等等許多謾罵的話，真令人啼笑皆非。我在投書中說：「皇冠未載明其出版日期可能另有其理由。在未明白其理由之前，妄加論斷，則有欠考慮。」這一段話只是說希望一些寫批評的人應進一步了解皇冠的理由之後再加月旦。但是我並沒有說我自己不明白其理由。我接着說，我不願為其辯解，只是因為若需要辯解，應該由皇冠出面，輪不到我多費口舌。而林佛兒先生却抓住這一點大作文章，一個出版商居然如此市儈而且專橫霸道，我真不知他對出版界會有什麼樣的貢獻！

林先生又在文中為他的「天地一沙鷗」作了一段宣傳廣告，表示他有遠見先譯這本書。可是我不禁要在這裏用他自己的話問他一聲：「你是不是言行一致地談你『自己知道的事？』」「不厭其煩地查證自己所不能確定的事物？」林白似乎出版了三個「天地一沙鷗」的版本（我沒有時間也無意求證。），但是文字均相同而出

自一個譯者；一本是「流浪的海鷗」，一本是沒有加上紅字「林白出版社」而由「林添旺」發行的譯本。另一本是完全一樣只加印了「林白出版社」的發行字樣。可惜它們全沒有照「讀書人」都知道的出版法第二十條詳列一切。林先生在這本書上玩的什麼把戲，我不懂，無法置喙。他要自打耳光原也不關我的事。但是我想告訴林先生，一個出版家應當以作者譯者讀者為其衣食父母，不能只以賺錢為目的，一味以低廉脫脂奶粉作為施捨給譯者作者食用的「林佛兒奶水」。他對他出版的書必須負全責。他不但要對原作者負責，也要為社會讀者負責。如果以一本拙劣不堪的譯本應世，不但歪曲了原著，欺騙了讀者，也違背了出版者的職業道德。希望林先生在把「奶水」給譯者吃食之餘，也能反省一下，稍盡出版者的責任，鼓勵作譯者，給初學者指導，不厭其煩地細讀原稿，提供意見，修正潤飾。也許林先生因為出版法中無此規定而不及於此。那麼至少林先生應該謙虛一點，聞過時雖不喜亦不必慍。

下面我想把楊珊瑚翻譯的「天地一沙鷗」中英對照本的第一章作一個簡單的讀書報告。就教於讀者諸君。我只取一章，原因是不致浪費「書評書目」的篇幅。

第十二頁：第三行起一段（均以林白譯本為準）。

原文：“A mile from shore a fishing boat chummed the water, and the word for Breakfast Flock flashed through the air, till a crowd of a thousand seagulls came to dodge and fight for bits of food. It was another busy day beginning.”

譯文：離海岸一哩外，一艘漁船輕拍着水面，一羣出來覓食的鳥兒掠過晴空，直到另一羣數以千計的海鷗來為那一丁點兒的食物而爭奪時，才廢然離開。又一個忙碌的日子開始了。

chummed 遍尋字典，都是佈餌而沒有「輕拍」之意。另外原書中本來是一羣「早餐海鷗」（請注意，是專有名詞）的互相傳話招呼，却變成了兩羣海鷗。dodge 被刪去，多出了「廢然離開」。

第十二頁九——十二行。

原文：“The curve meant that he would fly slowly, and now he slowed until the wind was a whisper in his face, until the ocean stood still beneath him. He narrowed his eyes in fierce concentration, held his breath, forced one……single ……more……inch……of……curve…… Then his feathers ruffled, he stalled and fell.”

譯文：這曲線意味着他能够慢慢地飛翔，而現在，直到一陣風吹面輕拂而過，直到海洋靜止在他的下面，他才慢下來。他專注地細眯着眼，拚息，用力……再邁出……吋許……然後，他振翅，停下，降落。

在這裏是描述海鷗岳納珊在練習一種困難的扭身轉彎而失敗的經過。可是譯文却變成已經成功了的意味。曲線應當是轉彎的意思。海面靜止是表示他先慢下來後的感受，決非風輕拂海洋靜止後他才慢下來。然後他羽毛倒翻，失去速度而降下。譯為「振翅，停下，降落」是自主停下，與原意不符。

第十二頁第十三行。never falter, never stall 譯為「從不膽怯，從不棲怠。」與原文不符。因為海鷗在不學習新法飛行時，是不會搖擺失速的。

第十二頁十六行 trembling hard curve 應該是顫動而困難的轉彎，譯為「抖動那難看的曲線」。兩個形容詞都譯錯了。

第十四頁第三——四行。譯文為「而這隻海鷗，雖然也要食物，却更渴望飛得好。」原文是：For this gull, though, it was not eating that mattered, but flight.

意思是這隻海鷗看重的是飛行而非食物。

第十四頁八行，海鷗雙親「憂愁」(dismayed) 譯為「喪膽」。

第十四頁十一至十四行，原文為：

“His glides ended not with the usual feet-down splash in to the sea, but with

a long flat wake as he touched the surface with his feet tightly streamlined against his body. When he began sliding in to feet-up landings on the beach, then pacing the length of his slide in the sand, his parents very much dismayed indeed."

譯文：他的滑步不是像一般的終止於把雙腳涉進海裏，而是當他的腳觸及水面時，用一種持久的醒覺，保持着緊貼身體的流線型。當他開始縮着腳滑翔，在海灘上着陸，然後在海沙上跨步時，他的父母真的是嚇破了膽。

這一段原文雖然不容易翻譯，但是多用一些文字仍是可以達意的。普通海鷗是用雙腳插水停止飛行的，而岳納珊却是收起雙腿在海面滑行，在身後留下長長水紋（非覺醒）。又當他在沙灘上滑翔着陸後，回身用足丈量自己的成績。而譯者將丈量（pacing）譯為另一意的跨步。

第十四頁十七行。當海鷗岳納珊爲了學習飛行忘寢忘食時，雙親憂心忡忡（非嚇破了膽），便勉強他吃點東西。因爲“Son, you're bone and feather!”。意示兒子，你已經疲得只剩一把羽毛和骨頭了。而林白譯本却譯爲「兒子，你是血肉之軀啊——」

第十五頁十四行。in a week 被翻爲「不到一個禮拜」。“he learned more about speed than the fastest gull alive” 翻爲「他學到的速度比活着的海鷗中最快的還要多。」原意應是他對速度的了解或心得。

第二十頁第一——三行。“Full power straight ahead first, then push over, flapping, to a vertical dive.” 譯爲「先是加足馬力向前直飛，然後推進，張翼，垂直潛下。」海鷗不是機車，用馬力顯然不妥，而轉身撲翼向下俯衝的意思全沒有了。dive 有潛水之意，可是這裏應作俯衝解。

第二十一頁二——三行：“他的雙翼殘缺得把不住方向，但是失敗的沉痛，比他的背部還重”。其實原文

是這樣的。“His wings were ragged bars of lead, but the weight of failure was even heavier on his back.”海鷗的雙翼像是殘破的鉛棒，然背上却肩了更重的失敗之擔。

第二十一頁十四行：“他衰弱地在黑色的海水裏振奮，向陸地飛去”，應該是「他疲乏地掙扎離開黑暗海面向陸地飛去」(He pushed wearily away from the dark water and flew toward the land.)

第二十一頁十六——十七行。譯者沒有把握住這句文意。“I am done with the way I was, I am done with everything I learned.”把它解釋成「我是以我從前的方式在飛翔，我是在學以致用每一樣我自學而來的東西」。主要的錯誤是沒有弄清 done with 這個片語的意思。它是拋棄或結束的意思：就是要棄去以前的方式與學到的東西。

第二十一頁十九行，把“flapped his wings harder”中的「用力」譯為「艱苦」。

第二十四頁十行，當海鷗認為他生來註定不該在黑暗中飛行，否則他就具有貓頭鷹的眼睛，天生頭腦中會有航海圖表。譯文將“have charts for brains”譯為「一個大腦袋」！

同頁十八行用「不會想及不成功便成仁」來譯“and without a moment for thought of failure and death”。比較起來還不算大錯，可是把整個「一點也沒想到失敗與死亡」的語氣全改變了。

廿五頁一行。當海鷗向下俯衝時，頭頂自然會因相對運動而生風。並非如譯本中說的「這陣風是一個妖孽」(The wind was a monster roar at his head)。下面當他終止俯衝，平飛得像灰色炮彈在波浪上疾射時，譯文却將這段譯成：“以一種叫人暈眩的旋轉，他的翅尖伸出來，進攻浪尖，浪頭是月光下一枚灰色的炸彈。”原文是：“and with the faintest twist of his wingtips he eased out of the dive and shot above the waves, a gray cannonball under the moon.”

同頁九行，「他及時憶起誓言，避開那一陣威力強大的風。」這句話的英文是：“His vows of a moment before were forgotten, swept away in that great swift wind.”正確翻譯是「他把方

才的誓言忘得乾乾淨淨，有如它已被急風刮得無影無蹤。」

廿六頁三行把 *pullout* 譯為「空中伸展」，也是錯誤，原意是由上昇的姿勢改為下衝。

第五行，把 “he didn't know yet even how to turn at that speed” (他甚至於不知道如何在那麼高的速度中轉身)，譯為「他甚至於還沒弄清楚，是怎麼變成那種速度的。」

二十七頁一行，把 “Flying out to his lonely practice area” 譯為「從孤獨的練習領域裏飛出」。其實正相反，是他飛向他孤獨的練習區域去。

同頁十一行，找不到中譯「打着呵欠」的出處，大概是英文中 *dizzy* 誤譯。

三十四頁六行，把「表揚」傑出領袖譯為「登位」。“the way the gull's foremost leaders were marked”。同段用「爲我們大家在地平線上顯顯揚」譯 to show those horizons out ahead for us all。應該是「指出在我們眼前展現的新境界。」

三十五頁十行，“The Brotherhood is broken” 其他譯本有譯為「兄弟之情已絕」，「手足情已盡」及「兄弟之情已斷。」都比林白版的「兄弟之誼受到破壞」高明不知幾許。下面又用「如臨大敵般互相背過身去交頭接耳。」如果「如臨大敵」，則不該背身交頭接耳。原來英文是這樣的：“they solemnly closed their ears and turned their back upon him.”

三十五頁十二行說海鷗寂寞地度過餘生。可是後來他又回來了，所以他度過的只是以後一段日子 (rest of his days)，而非 rest of his life。

四十六頁八行把 *radiant birds* (容光煥發) 譯成「光芒四射」的鳥兒。

以上在短短不到一萬字的「第一章」，光是重要的錯誤便有那麼多，其他文字欠順的地方在這裏也無法一一舉出。但是我在這裏決無指摘譯者之意，因為我知道他所以如此大膽譯就，也許是受了林佛兒先生的鼓勵，急就而成。這也是我在第一封短篇中不願深加觸及的緣故。可是靠作家譯者血汗發財的林佛兒先生，如果不是

你的奶水過於稀薄（有勇氣說出林白出版社給譯者多少稿酬嗎？）, 我相信譯者是不會隨隨便便推出這種作品的。

最後我不敢希望火氣旺盛而缺少自省勇氣的林佛兒先生會有接納批評的雅量。但是我請求一位對社會讀者作者譯者, 都真有神聖責任的出版者, 重視譯者慎重出書, 總不能算是過份的。

我們是墮落的一代？

我們是新起的一代！

我們是醜陋的中國人？

我們是光輝的中國人！

新起的一代

（特價45元）

殷允芃 著

在新聞報導文學中, 以臺灣年輕人為對象的報導寥寥無幾, 而且分散在不同的報章雜誌, 大都事過境遷, 漸漸地為大眾所遺忘。兩三年前, 「學生英文雜誌」(Student Review) 開始逐期刊登這一類的文章, 文筆流利, 見解深入, 逐漸被年輕人所喜愛和談論。這些文章都是中英對照, 對有心學英文的人更是最恰當的課外讀物。本書就是將這一連串的報導收集起來, 企圖為這一代年輕人的某些活動面, 留下小小的註腳, 本書共收集十七篇文章, 報導的範圍相當廣泛, 作者殷允芃是臺北合衆國際社第一位女記者, 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學碩士, 曾著有「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

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直接函購九折, 書評書目訂戶八折, 劃撥 10274 書評書目社